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蓝山姑娘,微微一笑很幸福

野狗岭,很陌生是吗?

可野狗岭发端了一条江,你不可能不知道,她叫湘江。好多年过去,我忘不了在蓝山野狗岭溯源而上的快乐;忘不了站在湘江源碛石上登高一呼的激动;忘不了在野狗岭邂逅高山瑶家女时,她静谧而羞涩的一抹微笑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,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蓝山就是这个样子啊,天高地远蛮荒遍地,人们就像我邂逅的瑶家女阿妙一样,澄澈如悠悠北上的潇水河,清亮如苍梧山的夜月。几多次,我梦到穿对襟蓝布衫的阿妙,围着绣花围裙,衣襟、袖口、裤脚绣着精美的镶边。我们在陡峭的碎石路上攀登,瀑布声声,空谷无人,野草莓、板蓝根、无名花在路边野蛮生长……

阿妙是我潜意识里的大美蓝山。《山海经》记载,“湘水出舜葬东南陬,西环之”,在这个美好地方,数不清的泉流从暗隙里钻出,旋转、拍打发出幸福的鸣奏,此后汇入更宽广的潇水河,奔向每一滴水的梦想——大江大海。

蓝山地处湘南,翻过盘龙山就是广东,素称“楚尾粤头”。小城人口不到40万,却有2200年历史,远古时虞舜南巡在此过化,舜文化影响深远,重孝道重耕读。

2011年冬天,我在紫良瑶乡一农户家打尖。野狗

岭阳光灿烂,农妇盘婶的脸上亦阳光灿烂。她捧出新酿的米酒。酒很甜,她执意要我们尝一碗,余下的就封坛埋到猪圈底下,三个月后,可以酿出当地特有的黑糊酒。

盘婶清贫的屋子中间供着祖宗牌位和一张老妇人遗照,左右联“喜庆不忘前辈德,后嗣切记祖宗功”,中披“佑启后人”。照中人是盘婶过世的婆婆。蓝山人过年过节都敬祖宗,家家自书对联。他们的生活还在与过去发生着某种幸福的关联。

如果不是今年春节在广东偶遇蓝山女子阿玲,我会以为蓝山女子都是锁在九嶷山的世外精灵。

阿玲在东莞做钟点工,瘦瘦小小,衣着朴素,唯一双眼睛透着执著坚定的光芒。我借住在阿玲的雇主家,因此与她有了交往。每周六的10点,阿玲固定上钟,她轻轻地敲门,轻轻地在门外锁好电单车,又轻轻地提着全套卫生用具进来。接下来的4个小时,阿玲像上紧发条的机械战士,把每一个角落都卖力地清扫,瘦小的身体随之上下左右拉伸。

她随身带着一个小包,装着她的午饭——一杯绿豆汁、一个小包子,放在微波炉里热一热,将就着就是一顿重体力劳动后的午餐,而她无论如何也不会雇主家用餐,哪怕你再如何盛情邀请。

因为对蓝山的好感,我对阿玲陡生好感。阿玲上世纪90年代就来东莞打工了,做保姆、做钟点工、做月嫂、做厨师,十分吃苦耐劳。她说要养活两个孩子,要租房子,要存足够的钱,老了以后还要回蓝山好好享受生活。我问你还回去干嘛?她说:“蓝山是我的家,当然要回去!”

阿玲轻描淡写的生活,在我看来已经是相当辛苦

了。我们互加了微信,方便之后联系,而看她的微信,更让我无法平静。

阿玲的微信世界是励志的世界。她骄傲地展示着她的每一个第一次:第一次做龙骨白萝卜汤、鸡蛋火腿薄饼;第一碗香芋西米露甜品、榴莲壳鸡汤;第一次尝试剪短发;第一次上月嫂课学习月子餐……

她诉说生活困境,却没有一丝负能量。她说“单车不太给力,隔三岔五的坏真的晕了”“每天晚上八点吃饭成了家常便饭了,生肠爆炒泡辣”“感冒几天了带病做事真心难受,下班回家做点龟苓膏吃,冷冻一下味更佳”……

她透露得更多的是幸福,那些微不足道的点滴都被她捕捉。“路过光明市场来碗豆腐花,滑润味道真不错”“两个小家伙大闹天空整天打架争电视”“每期《等着我》节目都流下幸福的泪水,温暖人间,珍惜身边至亲的亲人欢聚一堂不容易”“笑口常开,一口好牙,做更自信的自己”……

我对钟点工阿玲肃然起敬,也再次想起野狗岭下的阿妙和盘婶,她们与阿玲一样,都幸福和满足地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人间。蓝山的幸福感是什么呢?或许是九嶷山纯朴的底色赋予人们乐观向上的精神,或许是魂兮苍梧的舜帝倡导“诚孝中仁和”的道德文化给予的垂范,幸福亦来自明德知义。

我怀念着落日余晖下的野狗岭,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放肆,蓝山黑糊酒藏在茅草最深处,血灌肠和蓝山茅台要结合在一起才是微醺的生活。幸福藏在蓝山阿妙的微笑里;我,醉在蛮荒时代走来的幸福里。

编者按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 岳阳女人在美国游行中撑起“半边天”

在美国新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就职前一周,我的一位白人女同事丽珊告诉我,她要在总统就职第二天去首都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,以示反对。丽珊年近六十,长得矮小微胖,平时穿得很职业,单身,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人。丽珊如今一个人住,还是个工作狂,在图书馆二十多年了,已经属于资深馆员,连馆长平时大小事都找她商量——也难怪,当前任馆长退休的时候,丽珊俨然就是馆长,虽然她说她对那个职位没兴趣,因为不喜欢政治。



枫雨

原名姜宇,北京出生。宋代词人姜夔第24代。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,美国教育技术学及图书馆信息学双硕士。出版散文集《思念的季节》,长篇纪实小说《小女人闯大世界》等。

可是去反对新总统?这个政治可比小小一个学校图书馆大多了!而且丽珊还叫上了詹妮和她一起去。不过也许是詹妮自己要去,因为这毕竟是大事,不像进城血拼那样只需凭一时心情求个痛快过瘾。

詹妮四十几岁,和丽珊性格相反,平时很少言语,埋头做事,也不和哪个同事走动。她就嫁了一次——这在美国婚姻中占百分之三十左右,但她的丈夫是二婚——这占美国婚姻百分之五十左右,所以不知道该把他们算在那个类别里。詹妮生了两娃儿,应该算美满了,可她怎么也去凑这个热闹呢?

虽然在竞选总统阶段,美国所谓的精英阶层大多是反对特朗普的,选举结果也让他们大失所望,但现在生米煮成熟饭,去游行还有啥意义?我不大理

解。结果那天的新闻报道,让我大跌眼镜——

“特朗普总统入住白宫不到二十四小时,第二天就爆发女性权益大游行,全国各地人数愈百万。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成了新纪录。不仅美国各州包括华盛顿特区、纽约、洛杉矶、芝加哥等地,还包括了伦敦、多伦多、阿姆斯特丹、罗马、雅典、悉尼等世界各地70个国家声援大游行。据不完全统计,光华盛顿特区就有五十万人参加,纽约大约四十万。全球约有220万人走上街头。他们要求新总统保护妇女权利、反对歧视和停止种族分裂等等……”

这次游行声势浩大,导致华盛顿等地的地铁一度拥堵,有人说在华盛顿住了15年,从没见过这么多人。纽约也是,本来就窄小的曼哈顿街头瘫痪了。第五大道这条高大上的街道,短短不到三公里,却让游行队伍行进了三个钟头。我这才意识到这次游行规模空前!

但游行虽然人多,各地却秩序井然,垃圾自己带着,人们脸上都有笑容,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。参加游行的当然不只是女性,很多男性,包括各个种族和肤色的人们,当然,还有很多华人的面孔。

丽珊她们回来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。她很感慨,说非常感动。走到有人家的地方,当地住户都带来水之类的提供给他们,还说:需要的话就进来用厕所。一位85岁的老妇人说:“五十年前,我在为妇女权益工作,没想到五十年了,我还在做这件事!”说到这里,丽珊眼睛红了。

在那些五花八门花花绿绿的标语里,不仅有英语,还有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、中文。其中有

一条重复度非常之高,还有中英文对照,让华人都眼前一亮——因为是那么的似曾相识,那句话就是: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(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)。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这句话,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出处。而上世纪出生的“70后”或更“老”的人们都知道,那是毛主席在50年代提出的口号,当时这句话配合着很多宣传画,响彻大江南北。

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传到美国来的不得而知,好像和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名就叫《半边天》(Half Sky)。不管怎么来的吧,反正这句话在当天游行队伍里非常抢眼,丽珊记住了,就连不怎么发表意见的詹妮也告诉我:这句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詹妮说她看到一位华裔中年妇女,举着“半边天”牌子的同时,还打着“低收入、有色、移民、女人”的牌子,她告诉詹妮自己来自湖南岳阳,初来美国时在各处打工,餐馆洗盘子、当保姆、清洁工的等等什么脏活累活都去干,后来慢慢地进入了她的乡亲们认为的更体面的公司去工作。“可是川普歧视有色族裔、歧视女性,我一定要站出来,是不是?”她对詹妮说的,应该代表了很多移民的心声。

虽然游行并不能改变选举结果,但是美国的民主体系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,同意,不同意,都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表示出来。美国妇女从连选举权都没有走到了今天,风风雨雨几十年,仍然任重道远。而中国女人来到这里后,也积极参与到为自己的性别而奋斗的活动中来,宪法里那句“人人平等”,才是真正刻在人们心上,潜意识里都会去为之而奋斗吧。